

【史学博士论坛】

# 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史论纲

张建华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自由主义之于俄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俄语中，“自由主义”和“自由”概念有一个演变过程。官方自由主义是18世纪60年代始流行于俄国宫廷和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传统，对俄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由主义在俄国只是势力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的附属品，俄国自由主义主要关注的是具体实践，而不是理论创建，俄国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实验室。

【关键词】俄国自由主义；专制君主制；文化传统；改革；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K5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6)06-0090-05

##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iberalism

ZHANG Jian - hua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Liberalism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Russia. In Russian, the concepts of 'liberalism' and 'liberty'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evolution. Since the 1760s, the official liberalism, which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history, had been a popular political thought and a political tradition in the Russian court and upper ruling class. Liberalism was but an appendage to the powerful conservatism and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Russia. Russian liberalism mainly focused on the practice rather than the creation of theory and Russia was merely the laboratory of western liberalism ideology and theory.

**Key words:** Russian Liberalism; autocrat; cultural tradition; reform; intelligentsia

“自由主义”是一个纯粹的西方（准确地说是西欧）话语体系中的概念，这个概念连同“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一样起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政治理念和公民文化。按照柏林、哈耶克等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作为政治思潮和政治理念的自由主义经历了17、18世纪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也称英格兰自由主义或消极自由主义）发展阶段，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近代自由主义（也称大陆自由主义或积极自由主义）发展阶段。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已成世界范围内一种具有极大影响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而自由主义之于身处东欧、受东西方文化多重影响、专制制度统治时间漫长的俄国来说，其特殊意义是不言自明。特别是当代俄罗斯急剧的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自由主义概念、理念和思潮再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库夫希诺夫（ . . . ）评价：“自由主义思想在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重新开始拥有显著的地位了，对自由主义历史的兴趣并且随之提高了。”<sup>[1](p.44)</sup>而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史的开创之作《俄国自由主义史》

的作者列昂托维奇（ . . .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尽管俄国自由主义的实质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相同的，并且它在俄国应该克服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警察国家，以及促使它垮台，但必须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即俄国自由主义不具备这些重要的历史的根（ . . . ）。并且从思想和实践上看，一般说来，俄国自由主义倾向于从他者（ . . . ）、从外部（ . . . ）索取或采纳。”<sup>[2](p.3)</sup>如此看来，确有必要对俄国自由主义概念的起源、自由主义思潮的流变以及俄国自由主义的命运做一简要梳理。

### 一、关于俄国自由主义概念的起源和流变

“自由主义”（ . . . ）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概念，无论是在西方学术界，还是在俄国学术界，以及当代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就其本质内涵，还是就其基本处延而言，都是歧义纷争的一个学术概念。俄文的与英文的 liberalism 同源于拉丁文 liberalis，最初的词意是

【收稿日期】2006-03-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世界近现代史上的民主化问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4JJD77001。



争。<sup>[6](p.207)</sup>

沙皇彼得三世于1762年颁布的《御赐全俄罗斯贵族特权和优惠诏书》。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85年颁布《御赐高尚贵族权利、特权和特惠诏书》。所指“特权”均使用的是（自由）。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著名的贵族思想家、历史学家卡拉姆津（ . . . ）的历史著作中涉及自由时，较多使用的是，例如，他在谈及罗斯起源时写道：“俄罗斯的斯拉夫人承认瓦良格王公为自己的国君，不过拒绝了对全体人民的统治，但保留了斯拉夫人的日常习惯。俄国所有的古代城市都叫‘维契’（ ），或者‘人民议会’（ ），在所有的城市里选举千人长（ ）或者是统帅，被选者不是王公而是老百姓。这些共和政体机构不干涉奥列格、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尔专制地统治俄国。……这种自由（ ）精神直至拔都汗入侵，而且这种灾难虽然不能一下子消失，但被减弱了。因此，我国历史展现了两个真理的新证据：（1）国家强大必需强有力的专制；（2）政治奴隶制与公民自由（ ）无法并存。<sup>[7](p.23)</sup>

保罗一世时期加强了对自由内容语言的封杀，在被取消的语词中不仅有“ ”（社会）、“ ”（公民）、“ ”，还有“ ”，甚至演员们在遇到表示自由（ 或 ）意义的法语词“Liberte”（自由）时只能翻译为俄语“ ”（允许）。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后（1801 - 1825年执政）于1803年颁布了《自由农民法令》（ ），规定如果农民与地主双方协商同意后农民可获解放，使用的也是。十二月党人（ ）在评价“彼得大帝在自己的祖国消灭了最后一点自由的标志”时用的还是（自由）。<sup>[3](p.140)</sup>

以上的例证表明，至少直至19世纪初，无论是统治者、沙皇政府还是知识阶层在涉及“自由”概念时使用较多的还是，而非。如赫尔岑和奥加廖夫（ . . . ）于19世纪40年代初流亡西欧之后，在1853年春在伦敦创办的“自由俄罗斯印刷所”（ ），出版在俄国禁止的书刊，使用的“自由”词汇即是。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 本意为与贵族身份密切相关的“特权”。在19世纪前，无论是谈论自由，还是享有自由，非贵族阶层莫属，其他阶层根本无法染指。其二，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风潮尚未偃息，freedom、liberalism和liberty的近现代词意尚未成形，俄国自然无从借鉴。其三， 最初多用于哲学范畴，探讨抽象概念的“自由”，或在日常生活中用于“不受限制”意思。这表明还没有被完全地赋予政治和社会理念，理由是：第一， 与 的词意尚未完全交换；第二， 与freedom的词意尚未完全对译。

拉吉舍夫（ . . . ）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使用了政治意义上的“自由”（ ），“伟大啊伟大，你，自由灵魂之建立，本身犹如是上帝<sup>[2](p.42)</sup>”，这是笔者在俄文文献中看到的 词意最接近政治和社会自由含意的最早表述。尽管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极其不满，认为拉

吉舍夫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但是，她也曾在其他场合谈到“自由”（ ），认为它是“一切之心灵”（ ）。专制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她的囚徒拉吉舍夫对“自由”的理由竟有如此相似的之处，是值得思考的问题<sup>[8](p.615)</sup>。

由于18世纪下半期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的作用、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以及俄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加强，进入19世纪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自由主义观念越来越多地传播到俄国，并且与俄罗斯本土文化结合起来了。包含着政治和社会含义的和（ ）开始出现在思想家的视野之中。例如，赫尔岑在《法意书简1847 - 1852》中论及1848年欧洲革命时就使用了俄文“自由主义者”（ ）名词。至此，西欧的自由主义与俄国的自由主义在概念和理念方面完成了对应和对译。

## 二、关于官方自由主义

俄国历史学家列昂托维奇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在俄国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开始取得意义……同时，她的改革方案建立在西欧自由主义、首先是孟德斯鸠思想的原则基础之上的。<sup>[9](p.27)</sup>当代俄罗斯学者格舒斯基（ . . . ）和罗扎斯基（ . . . ）也认为：“理解自由和民主思想在俄国确立的特点应该从18世纪中期着手。<sup>[9](p.18)</sup>另一位当代俄罗斯学者格纳久克（ . . . ）同样认为：“俄国社会思想史中的保守自由主义传统起源于18世纪，迄今为止的研究是不够的。<sup>[10](pp.4-5)</sup>

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1762 - 1796年）是俄国专制制度演变的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俄国专制制度的强势发展是与叶卡捷琳娜二世极力张扬的“开明专制”（ ）分不开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和改革方案是建立在西欧自由主义原则、首先是孟德斯鸠的思想基础之上的，改革不仅顺应了欧洲的政治潮流，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促进了自由、民主思想在俄国的浸润，推动了自由主义思想和思潮在俄国的产生。

“开明专制”是18世纪风行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潮，这是一股影响颇大的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概念之上的社会政治思潮，是启蒙思想家们与各国君主们的一次特殊结合。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是“开明专制”理论的创建者和鼓吹者，他们认为专制制度的缺点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势必会造成当权者的专权独断和扼杀自由，而共和制度也不是最好的制度，尽管它提倡自由平等，但平等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容易滋生个别人的政治野心。因此，最完善的政治制度是“保存着专制政体中有用的部分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部分”的开明

这里采用了杨秀杰博士学位论文《俄语“自由”概念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06届）中的资料。

原文为“自由主义者——那些政治上的新教徒——反倒成为最可怕的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唯恐失去自由——我们尚无自由可失”（ . . . ，1954. .5.）。

君主制度，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君主立宪制度，寄希望于君主们的开明自识，提倡“君主与哲学家的结合”，他们认为“开明专制”是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过渡的桥梁。在他们看来，启迪专制君主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因为教育人民要花数百年时间，启迪社会的精英阶层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用伏尔泰的话说，“在统治者灵魂中……来一场革命”才是捷径<sup>[11](p.256)</sup>。由于他们在国内险恶的处境，政治上被迫害、思想上孤立、经济上窘迫。由于在国内无法出版自己的著作，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宣传自己的思想和理想。他们自然地将目光转向国外，将希望寄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身上。科塞（Lewis Coser）评价说：“那些有权势的外国人对他们的重视，使他感到一种满足，增强了他的自尊心，而在国内，这种自尊心却常常受到严重的挫伤。”<sup>[11](p.254)</sup>美国学者盖依（Peter Gay）认为：这种待遇“使哲学家产生了一些错觉……至少在某些场合，他们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王室的朋友想象成为努马或利库尔戈。”<sup>[12](p.167)</sup>但是，他们在遥远的俄国找到了知音。

俄国自由主义正是在西欧的“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的概念进入俄国之后，才找到自己的理论本源。在西欧，个人自由思想的出现是与贵族阶层的形成相联系的。国家的政治自由表现为两种形式，最初是贵族自由，而后是民主权利和个人自由。西欧自由主义的根在俄国是不存在的，在俄国甚至连教会权力在任何时候都不被承认为主权拥有者，因此从理论上讲，俄国自由主义观念是从外部获得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对于自由主义思想在俄国确立起到特别的作用。正所谓：“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倾向就产生于君主制自身之中，它客观地促进了俄国社会中进步的国家体制形式和民主政治成分的增长”<sup>[9](p.15)</sup>。

首先，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既是统治者惯用的灵活手段，又是自由主义的体现，在客观上宣告自由主义在俄国的诞生。针对苏联和西方史学界对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列昂托维奇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当然，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考虑在俄国限制极权主义，然而不得不承认，极权主义是反动的、渐进的和反自由主义的。相反，60年代发生的由极权君主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改革，就没有得到以上的评价，而是得到了充分的社会肯定。所有赞同者都认为他的改革正是自由主义的。毫无疑问，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立法方案本身没有政治自由的依据，以及承认和保障公民权利，在俄国建立了公民制度，而且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贵族关系。然而，这并没有给我们否定叶卡捷琳娜二世立法的自由主义特点的权利，实际上她的世界观是建立立法的基础上的。”<sup>[2](pp.39-40)</sup>

其次，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首开俄国官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对于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实际上为俄国政治现代化推开了一线门缝。

官方自由主义是流行于俄国宫廷和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传统，它主要表现为俄国最高统治者——沙皇以及上层统治阶层的一些人士在某些时期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俄国的传播采取鼓励的态度，

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亲自主持或支持在俄国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专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独立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sup>[13](p.352)</sup>，越是国内社会政治矛盾复杂纷乱，沙皇政府的独立性就越明显，就愈加自由地和自主地寻找发展方向和统治所依靠的社会基础。而且从国家管理手段方面来看，自由主义不仅是抵消政治激进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最好工具，而且它还是政治气氛极度紧张背景下的俄国，中下阶层宣泄政治不满，表现政治期望的有效渠道。

从历史角度看，“俄国缺少西欧式的自由主义的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对俄国自由主义的形成产生特别的作用。”<sup>[9](p.31)</sup>彼得一世仿效西方，大力推行改革。但是他只引进了西方的声光电化，却把英国式议会民主制拒之门外。彼得一世在政治上的功绩是完成了从等级君主制向绝对专制君主制的历史性过渡，但是他未能也不可能推开俄国政治现代化的大门，他也无法打开俄国官方自由主义的大门。然而，18世纪60年代的俄国所处的内外环境已非昔比，启蒙思想风潮已遍及欧洲，法国大革命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状态，拉吉舍夫人在国内已开始了自由思想的传播，俄国专制制度的积弊已现端倪。叶卡捷琳娜二世自小接受的正统的西式教育，早年的启蒙思想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专制”对她的影响更是巨大的。当18世纪60年代的俄国社会发展遇到危机时，叶卡捷琳娜二世选择了自由主义的统治政策，选择了“开明专制”，首开了俄国官方自由主义的先河。列宁曾经指出：“实行贵族杜马和贵族制度的17世纪的俄国专制制度就不同于实行官僚政治、官吏等级和有过个别‘开明专制政体’时期的18世纪的专制制度，而19世纪的专制制度又与这两者大不相同。”<sup>[14](p.321)</sup>俄国统治者和上层有识之士继承了官方自由主义传统，19世纪的亚历山大一世——莫尔德维诺夫——斯佩兰斯基（ . . . ）——亚历山大二世——洛里斯 梅里科夫（ . . . ）改革，20世纪的维特——斯托雷平改革等都是俄国官方自由主义传统的体现，也是俄国政治现代化的继续。正如时任财政大臣、主持了一系列财政和经济改革的维特伯爵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所言：“建立自己的工业，这不仅仅是经济任务，而且是政治任务。”<sup>[15](p.77)</sup>因此，在俄国现代化初期，专制政府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也决定了俄国早期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是在保存和维持现存制度——专制制度基础之上的现代化。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官方自由主义首先是上层统治阶级对时局的一种认识，其次是一种统治手段，它主要体现在统治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方面，因此俄国官方自由主义基本上只有实践，没有理论。换一句话说，“自由”、“民主”、“平等”、“宪政”只是他们实施统治的参照物，而不是官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已经起源，并且从源头就分为两条重要线索，除官方自由主义线索之外，更重要的一条线索即是民间——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即自由主义思想随着知识分子的政治觉醒和群体形成，逐渐摆脱与沙皇政府和官方自由主义的暧昧关系，

转化为独立的社会政治思潮，其基本线索是：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西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地方自治运动——立宪民主党——“路标派”——“路标转换派”为代表。

### 三、关于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命运

无论是探讨俄国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概念，还是研究俄国政治史上的“自由主义”运动，都应该到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中寻找答案。

第一，俄国在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上均处欧亚文化交汇带上，使俄罗斯文化具有东西方文化混同兼备的特色。即使是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率众皈依的希腊正教，可谓是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最具“西方性”的亮点，但是它仍然是通过颇具东方特色、采取神权专制制度的拜占廷“辗转”而得的。

第二，俄国虽为欧洲国家，但从未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暴风骤雨，也未经历过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冲击，使包括自由主义观念的“现代性”因素无法自内而外、自下而上有机生成，反而造成“传统性”因素的经年累积和滞后影响。

第三，由于“制度性”和“传统性”因素的制约，使得外来的“自由”思想在俄国的传播颇费周折。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二世妄想把“开明”与“专制”联姻的无功而返，洛里斯·梅里科夫——维特——斯托雷平试图借“自由”之力平息革命威胁企图的损翎折羽，卡维林（ . . . ）——齐契林（ . . . ）——司徒卢威（ . . . ）——米留科夫（ . . . ）——克伦斯基（ . . . ）等人孜孜以求的宪政梦想的悲惨破灭，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由于面临强势的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的同时挤压，自由主义思想和理想在俄国只能是势力强大的保守主义和在一些时期气势张狂的政治激进主义的附属品。由于生存环境和奋斗目标所限，自由主义不得不在较长时间内，与保守主义乃至专制主义为伍，将变革的愿望托付于沙皇政府，因此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最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青睐和神往，司徒卢威所坚持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在俄国占据优势。原因在于，俄国自由主义的演进始终存在着官方自由主义和民间——知识分子主义的两条线索，主观认识上的模糊和因时因事的压力，使两者经常合二为一。但是在某些特殊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者又常常忘记身份，短时期与对旧的传统和体制有更大的破坏力的政治激进主义为伍，将热切的希望寄托于极端甚至革命方式之上，使之经常性地出现政治理念上的错位。正如身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弗兰科（ . . . ）在十月革命后所反思的：“我们的自由主义政党软弱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在精神方

面：他们缺乏独立的积极的社会性的世界观，这也是他们所不能够（具备）的，因此点燃了形成每一个有势力的政党的魅力的政治激情。”<sup>[16] (p.488)</sup>

第五，与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西欧相比，俄国自由主义，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知识分子的，它主要关注的是具体实践，而不是理论创建，俄国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实验室。因此，这里就有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模式与俄国本土文化缺乏兼容性问题。“俄国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是薄弱的，小的和中等所有者阶层（或者是中产阶级）在西方国家人数众多并且构成了自由主义强大的基础，而在俄国这些阶层却是细小的和微弱的。至于说到大资产阶级和大所有者，他们由于依附于强大的专制国家，基本上倾向于保守，因而不赞同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社会追求。”<sup>[3] (p.242)</sup>因此就出现一种特殊的情景，在俄国，自上而下的自由主义改革一般是成功的，而自下而上的自由主义革新大都是失败的。原因在于，自下而上的自由主义运动的领导者、目标规划者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偏重自己的理想和浪漫色彩，过分宣扬全人类利益和价值，而轻视与俄国现实相结合的实践。从另一方面看，持革命主义和激进主义立场的布尔什维克恰恰认识到并且避免了这一缺陷，将西方文明的精华（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国情的结合，才成功地完成了社会大革命。

### 【参 考 文 献】

- [1] . . . //
- [2] . . . 1995. .4. 1762 - 1914. . . 1995.
- [3] . . . ,1996.
- [4]赫尔岑. 往事与随想(第1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 [5] 尼科利斯基. 俄国教会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6] . . . : . . . ,1996.
- [7] . . . . . ,1991.
- [8] II , . . . 1907. .12.
- [9] . . . , . . . ,1998.
- [10] . . . . . ,1998.
- [11]科塞. 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12]Peter Gay, Voltaire's Politics[M]. Princeton,1959.
- [13]列宁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4]列宁全集(第1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5] . . . .1931. .7.
- [16] . . . , / . . . ,1991.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社科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晓校]

别尔嘉耶夫则认为，拉吉舍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激进的革命路线的始祖。他所看重的主要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人民的利益”（参见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等译：《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页）。